

TNC 5241.27/3234(12)

12

12

46444

44404

禮記卷三十七

內官

內官

內官

內官

內官

內官

或問禮記內官者何也曰天子之有內官者所以  
 則得禮之若夫人則謂之妃不在王宮也以其  
 實也而夫人之禮則謂之內官也以其在王宮  
 之法也故凡內小臣曰若若有祭則有受其  
 之禮也凡內人之禮事此皆曰后而下及凡  
 人生謂者禮者也凡可以稱求曰坐而禮則  
 飲內可服於其夫后之衣服及凡婦世婦凡  
 后之官服為九嫔及外內命婦之官服亦不  
 之等視諸侯九嫔之等視諸侯大夫之等視  
 之大夫之等視諸侯大夫之等視諸侯大夫之

問對

內宮問

羅鄂州

甲集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嬪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御天子以內之御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

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  
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  
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  
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餼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  
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  
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  
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舅甥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  
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  
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  
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  
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  
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  
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

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稜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言卿  
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漑率六宮之人共築盛則是世婦屬后  
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  
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於后則嬪  
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一又于滌  
內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  
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  
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  
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  
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  
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踈數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  
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  
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履五緡之語則并夫人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

昏問

羅鄂州

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嬪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羸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者若二十二二十三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於二

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辨也自秋成之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案其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缺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爾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曰土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往凡男女之至

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爲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求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言反以吉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亦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

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  
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  
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春秋或問十

程積齋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為孔子所加  
子獨以為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  
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  
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况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為尊王  
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為非孔子  
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為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賵妾特貶冢宰於上  
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  
褒貶賤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况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朴  
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

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梁伯糾  
來聘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  
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  
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  
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  
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  
取郟取防之義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郟取防  
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  
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  
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  
畧焉有關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



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宋師又取郟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

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卽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辨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恣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

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政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

不暇爲高祖愛于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始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二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

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  
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  
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  
以復書為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  
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  
考讀春秋者當於事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  
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  
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  
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  
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莒君得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  
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  
義然乎曰崩薨卒於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

示義則未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  
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无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  
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  
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  
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如獨於召王諱之  
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存三傳則削之者  
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經以待之乎夫春  
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間晦盲自意碎破文義者不  
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  
而書入惡貳已而人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為  
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  
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

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直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蕭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辨而有聞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為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為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為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

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審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任夫伐宋伐鄭猶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為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為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

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為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我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為皆至以地乎

葬書問對

趙東山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聲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罔隴

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其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造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

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字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

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闡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卽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

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認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贛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

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陰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認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認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李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主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素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永命歸

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爲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



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  
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杯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  
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  
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  
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  
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辨意斯事學之  
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得弗措蓋  
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以貴之仲本之淵委  
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地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與文仲本之淵委  
遠古之初萬物之源陰陽方技之本皆賢之著龜水鑑也其精神思慮性  
存乎警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晚進之著龜水鑑也其精神思慮性  
寧有不得夫天理之大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  
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  
子常書于  
東山精舍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七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八

甲集

策問

武學策問三

朱獻靖公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駢服之備是以戰未有  
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傲勝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  
以騎其以騎易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時  
卒乘偏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十勝九敗之詳其說  
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  
或曰六韜非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對以  
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略橫出雜以奇詭有認認然憂天下之諸侯  
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  
又何以質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世及六  
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子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有隅落鈎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二軍不可敗而將軍安故兵法曰二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今夫自漢以來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爲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操信方辟脩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入信壁而奪之軍旣滅楚垓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爲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爲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龔合之失其規畫調護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略淮肥天其或者祚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爲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宜素講也

策問五

朱文公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邪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邪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邪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

雜亂而無所統壹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  
是以求之邪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  
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  
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  
私意盡取當世頑頓嗜利無耻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慝乃  
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整頓之  
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宏議未能有所聞  
於四方何邪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  
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  
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  
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邪然則果何所屬也辛二三

子詩陳之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  
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  
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  
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  
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士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必出於成均而  
所以教之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  
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  
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于篇無所隱

擬策問

程端明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穆天絳宣皇猷陶民極相責甚重也故方論之  
則稽衆叶卜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則延置左右禮絕百僚  
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則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

不敢疑蓋以為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華  
用昌德崇說曰殷周用亨於振不祚有自來者獨恠秦漢而下登進多  
涂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復見不冠則體貌衰甚者請苑方聞  
輒下廷尉責以吏事災異策免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  
功名史不乏書何邪唐禮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不可而稽取  
任人則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欲暫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不幾  
怒形於色書指書空憤語采甚何取予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  
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  
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為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即更輒他顧  
不吝儻躍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為君相職業邪在君者姑置勿言  
而在臣者抑豈曾勵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則擇之不為不  
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  
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願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

慰人心絕不類倖進何邪論相以道德為上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  
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坐廟堂而號承教公餽既覆身名擯落其何論  
敬成王德震懾效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我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  
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閑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  
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  
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  
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是其不久非人  
邪一日已甚然則又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襟以求賢海宇飢渴而望  
治繇古然也盍相與發明之

試館職策問

程端明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  
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  
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  
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斗米固取乎更事之多者  
然官高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年必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  
摻稍二丈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喪馬亦爲當時名將  
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  
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  
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千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足  
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  
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  
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  
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工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  
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寧兩軍青州精甲五  
千宣潤弩千三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

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  
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  
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夫  
謹黜陟培邦本定國度比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  
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  
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略之得失孰  
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全策問

程端明

問頻歲全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  
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邪郊野縣都咸有委積  
以之賑之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行之則收  
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邪發廩弛租一毫不斲者君也然推君之惠  
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

時群生滋茂而吾農其苦且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其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邪夫事迫切者之宏規驚荒唐者鮮實用由是善生不達時宜之謂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邪是故願相與商略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殺免傳令民植蕪善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逼糶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者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闕使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

勿迫者之十簡有司因得以占焉

私試策問

趙東山

孟子之書於篇末歷叙群聖相傳之統而終之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先儒所謂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者也至于近代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者蓋有其人矣何可以不知其傳之所在乎或曰由孔子而上聖人以心相傳者也由顏曾而下則學者傳焉道統之云未可輕議也且信然歟昔者春陵周子之興河南二程子實受其學自孟氏以來未能或之先也其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伯子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兩字却是自體貼出來叔子亦謂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所謂受學者果何事歟其同時則有若司馬溫公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焉三君子之所造其優劣何如也訂頑正蒙之訓精思而妙契矣所謂非明睿所照而考索以求至者何所指歟內聖外王之學醇一而不雜矣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

其數且有偏伯之譏何歟登程氏之門而得其博者可悉聞歟其所造之淺深亦有可知者歟龜山楊氏之傳爲羅仲素氏李愿中氏而子朱子出焉其授受之際微言精義猶有可考者歟道南之歎程子之屬望於中立者何如也而乃深以著書爲戒何歟當是之時道學雖明而六經群聖人之書俱未有定說乃有轉使人薄之憂何歟豈他日有微言歟胡文定之博爲仁仲氏而知言大紀二書作焉其立言之要可得而論歟其於程氏之學果能脗合而無間歟子朱子折衷諸賢之言而集其成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然四書之註至于易箒猶改竄未已將無尚有待於後之君子歟嘗謂詩集傳後有子雲必好之矣而若不滿於易本義者何歟書屬諸蔡仲默而克有成其果能繼朱子之志歟春秋嘗屬諸黃直卿矣而卒無所論著何歟至其晚年尤倦倦禮書弗置深以不克見其成書爲憂今其書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見歟其同時有張敬夫氏呂伯恭氏其所造之淺深猶有可論者歟又有象

山陸氏者相與上下其說終身不能相一而且美之爲爲己之學何爲己之說可得而聞歟朱子嘗徵詩說於陳君舉君舉辭焉而以書幣求及己之道於陸氏果何所見歟登朱子之門者衆矣得其傳而不悖不惑者亦有其人歟其後又有魏華父氏真希元氏皆學乎朱子之學者也其於聖人之道亦皆有所發明歟夫傳道有宗適道有塗而立言垂訓則又成己成物之餘事也然則卽其傳而求其統之所由續本其身而論其德之所以成此格物致知之先務也有志於學者願相與講明之

策

試館職策

朱獻靖公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爲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

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爲難也是以姦人僞誣竊弄神器國命移  
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爲難干戈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隙蕩搖中夏  
而不足以爲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以爲  
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趣時合變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  
誦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  
不可誣也昔之君子善嘗有以少康爲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中興之  
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圍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  
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  
于一則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猝然有非常之  
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蕪穢支柱傾搖以求  
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  
功無難易方經營曩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原突蕩衝擊  
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

智者因其勢而利道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  
以聽吾之所爲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也漢之遺臣屈  
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  
曾未及有爲而奔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彘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憝不失舊物而漢中興方群胡之  
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黨苻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總  
其雋又以爲耳目股肱心膂內則王道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外  
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邁江漢垂裕來世而晉中  
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  
之師李光弼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豪傑  
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甚夷安史汎掃九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  
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  
所因之勢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亦天生民以來天下之變備矣



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本末終始見於詩之雅  
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  
蓋雖未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雲漢之詩  
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  
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  
見其將率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疊貫而華夏  
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感懷  
忠良以善王心而無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以圖事功而無  
權利相軋冒疾讒其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爲之還定安集劬  
勞于野而不怨則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待日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王之烈而文武之  
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

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  
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  
而使爪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  
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  
千畝之藉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  
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爲也必  
相與憂勤惕厲勦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將欲圖  
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爲者  
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  
不愆于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凶奔則必有凶  
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  
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豈可  
不鑒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種二百年方將復振隆系於夷

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  
欲因今之勢而圖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天下國家興亡有  
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  
曰任賢才三曰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爲無與於興亡之  
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後亡楚之敗亡而逢  
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取至  
之憂越棲會稽而范蠡蠶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天寶  
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  
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蓋  
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  
自古興王所籍以爲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  
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

至發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  
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爲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  
未嘗無賢才也夫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網廢  
翦棄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暴國莫敢肆  
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進委任責會而要其成功然後  
舉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所謂巨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其間是以長久  
而不亂若夫風憲惡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  
累之責使姦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  
何患天下之不治冠雖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也歷考前世興復  
之君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毛舉其要不出於此二者是以我有卓然  
可恃之備然後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復  
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實

圖之謹對

對江右六君子策

江西省試虞學士出題

趙東山

問孟子取友善士一鄉一國至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尚論古之人焉  
 其言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即一鄉一國之人可以謂之天  
 下之士者古有其人焉何可以不知其人也以江右論之士之勵名節  
 者莫盛於東漢矣豫章有徐孺子者千古所謂高士也巽儒苟且之衰  
 世非斯人吾誰與歸觀其一本一繩之歎其於聖人之無不可者何如  
 也晉有陶淵明實生於九江出處大節蓋世擬之諸葛孔明而先儒觀  
 其詩乃或疑其出於老子者也其信然乎宋有廬陵歐陽公以其冲和  
 之氣發揮治世之隆蓋其文以謂上接於千韓者也孟韓之緒可考乎  
 南豐曾子固當灑洛未興之先孝友之行無學之懿帝王之制其見於  
 文者無愧於方來也清江劉原父博學洽聞春秋三傳之釋儀禮之缺  
 遺秦漢以來之典故文學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後之學文者積學之功

為德之厚未至於三君子而曰文乎文乎哉其南渡也陸子靜先生生  
 平臨川之青田高明卓異前無古人與朱文公起而相望於當世學者  
 從之入德之門或小異焉嘗觀陸先生之在白鹿也講君子喻義小人  
 喻利一章學者聞之感動流汗朱子親執筆而請其書焉其相尊敬如  
 此夫義利之分甚微所謂幾也孟子分舜跖於鷄鳴周子發剛柔之善  
 惡此求端之至精者也而二先生曷嘗有異哉然而朱氏之學實宗於  
 周子周子之書莫先於太極而有極無極之辨學者有莫過於心者乎  
 鵝湖之會固將以一道德也而簡易支離之說終不合而罷然二家之  
 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之矣道之不行  
 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以  
 不可不知其人者其在斯乎夫治道必本於學術環數千里之間必有  
 同志之士得鄉先生之微者幸相與講明之

對大江之西環地數千里名公鉅儒相望而起者眾矣執事當承三學

乃獨以徐孺子陶元亮歐公魯子固劉原父及象山先生六君子爲開  
始之以孟軻氏尚友古人之實以開其端終之以朱子象山之更同而  
尤拳拳於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焉大哉問乎執事之用心厚矣晚學  
小子曾何足以知之然則請因孟子之言而姑誦其所聞以復明問之  
萬一可乎夫所謂天下之士者不出乎一鄉一國也以一鄉一國之士  
而以天下名則其所立必有大異於常人者矣以天下之士而論尚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矣而猶有不知其人之憂焉則孟子之所謂尚友  
者其亦有在言詞之外者乎學士虞公批此所謂必論其世者也今以  
六君子觀之孺子元亮以風節稱歐陽曾劉以文章著若陸先生則學  
乎聖賢之道者也後然因其言而考其世則皆有未易知者焉昔漢  
室之將微也所謂天地閉而賢人隱之時與有聖人焉生於其時吾不  
知其出處之何如然黨錮諸賢以身殉國而卒無救於炎祚之亡則孺  
子之高風爲不可及矣觀其辭玄纁之徵避黃壤之辟問國事則不

荅問稼穡則荅其察平時義蓋非一日雖以郭林宗之明哲猶有待於  
一繩一木之言而後感悟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孺子其孰  
能當之千古而下想聞其風而頑廉懦立者其以斯歟逮夫典午氏之  
亡也南面之君欣然操筆以位禪強臣而不悔一時在廷之上誰復爲  
綱常計者獨彭澤令陶潛以大臣之孫耻事二姓其於君臣之義得矣  
慕諸葛而以其名爲字詠荆軻而惜其劍術之疎則子房博浪之心孔  
明復漢之志元亮猶有不能忘於心者乎然觀乎其詩則歛英氣於冲  
陶寄深心於淡泊有類乎知白守黑之爲者而世俗之論亦惟見其杜  
德機焉此子房所以誅秦璣項以報私讎而終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  
儒謂其出於老氏其亦可謂知言者矣是翁心事惟陳破紘於然其  
言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自昔請談  
之士謂淳漓朴散廢禮法使然孰知魯叟彌縫將以淳之邪此孔明  
之正大所以不爲二代已下人物者元亮其無愧焉嗟夫使晉室之曾

而有一人焉庶幾乎昭烈之賢則夫子房孔明之所優爲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黼黻此獨無遺恨後之君子向慕比擬而以為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於斯乎後數百年當宋室之盛而歐陽公出焉雄文直道世蓋謂子墨翟復生也論其學之所至視知言養氣之君子非所敢知然其立朝也與希文以偕貶而不同其進與定天下之大策而不自以為功黼黻其接後學也不以踈而棄不以遠而遺世皆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焉諫坡五代史之作及覆乎有國者所以興衰之由若生乎其時而憂世者其視昌黎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無間然矣子固出於其門文章經術庶幾公之爲盛而義理之淵微典故之宏博又有以發公之所未發者焉然觀其力貧以養母而人無間言嫁孤妹九人而皆得其所善王介甫而深知其非則後之大儒觀乎其文而願學焉者彌朱豈惟以其誥命之不愧三代哉亦誅若原父則公之畏友也其經學之遠則士相見等篇可以補記禮者之缺遺春秋權衡七經小義

之作又有以破專門學究之陋其典故之博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陰陽醫卜稗官小說之書莫不淹貫雖以永叔之才學而原父猶以其不讀書爲惜則其抱負亦偉哉然當群賢彙征之秋而館職之任七年不遷仁宗親定夏竦諡則以爲侵臣官加上尊號則以爲非古禮公親立制可其官守之際嚴矣後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者豈惟以其立馬揮九制之爲能哉雖然以三君子積學之厚制行之高所謂實大而聲宏者也使非文章之盛猶足暴白於當世然後之論者徒知貴其言辭而不復稽其行事則亦異乎孟軻氏尚友古人之意矣黼黻若夫陸先生之學與子朱子不同則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則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闢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

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我者  
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講明諸  
別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敝率由氣稟之偏孟子辨  
距鷄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  
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  
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  
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  
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太極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底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  
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  
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畢之往復數四累  
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  
太極所以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

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  
有氣稟之性善看關目姑引此應前氣稟剛柔之說見陸氏於周子之書不甚留意則其於周子之書庸

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境  
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  
介然之須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  
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啻於不同者乎然而簡易支離之  
說邃密深沉之言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曰闕節之多  
矣石稱蒼重者又以銖銖寸寸為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  
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  
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  
徵之於二先之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  
德性事而蓋罕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矣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不墮於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  
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差豈足酬議毗之禮豈淺  
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至於如是豈鵝  
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暮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  
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孰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  
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甚是甚是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  
明則頗會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夫  
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  
陸氏之學則知之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  
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  
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  
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得之矣所謂毫

他日朱子與白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  
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負出千古者豈  
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則擴充持守為可略學貴自得則思索  
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子後生之至  
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  
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奈何前脩曰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  
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  
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  
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事有感於斯言而以江右之先  
賢為問且深致意於子靜氏不可不知其人之一語其亦深悲後生之  
陷溺而思有以救之者乎過當過當亦嘉與不然何其言之忠厚惻怛

至於斯也且江右鄉先生多矣而執事所舉自六君子之外無及焉豈  
非以風節關乎世教文章本乎學行而賢聖之道又有大於此歟  
尚論古人而至於此是焉其亦可謂微矣夫政治之失由乎學術千里  
之繆托於毫釐斷木為棋利草為鞠莫不有法焉有志於學者而於求  
端擇術之際無以致其思則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愚不敏竊嘗有  
志於斯而未之能進也惟執事其幸教之居古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  
不敢得行焉辨學以正誼亦君子之志也然乎宋代之意也處憂患之世志有所  
用會公何可當哉而徒見於文字者亦君子之意也與至歐公盛矣經學之  
先儒之成則先儒之成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兩莽寡陋之失不  
弗之究則先儒之成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兩莽寡陋之失不  
其於聖人之道互有發明而吾黨小子知者微矣子常生朱子之鄉而  
又有家於陸氏之說其答斯問也於前數君子既已各極其力於斯而於  
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一時友朋若子常之通而起子者鮮矣斯事其  
後而歸之集雜詳居安得與子常相見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幸也  
得於已而有餘隨事應答之無窮舒之歛之惟義所在可也雍虞集書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八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九

甲集

講義

經筵講義二

程北山

子華使於齊用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  
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臣以謂車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家則遺母之粟冉有無請可也  
故孔子始與之以六斗四升之粟以示意而冉有不達又請益之孔  
子疑於有愛於粟也故頓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冉有不受命遽以  
八十斛之粟與之孔子所以惡其繼富也以原憲之貧所謂蓬戶桑  
樞甕牖一室則其貧可知矣故孔子為司寇而使憲為宰以祿之而  
與之以九十斛之粟然原憲辭之而孔子不聽姑俾以其餘以與鄰  
里鄉黨者孔子非有固必於多寡之間也亦施之當而已矣然古量



比今斗爲四升則九十斛之粟當今三十六斛而已以見古之賦予  
有制而不爲無藝之費也至西漢奉給固已用錢如光祿大夫之奉  
十有二千而已然當時貢禹固已自謂祿賜餘多家日以富以此推  
之則古之國用所以易足而不至於厚斂於民者皆若此也夫孔子  
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爲嗇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爲汰適於當而已  
矣聖人之所公爲注措至合於天道當於物理則已矣傳曰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此天之  
道物之理也孔子與粟而達之於天下是則天之道也後世天下之  
民至有飢無以食寒無以衣仰事俯畜無以遂其私恩至於父子兄  
弟不相見夫婦離散以轉徙於道路溝壑可謂急矣而爲之上者不  
唯不周之又縱貪殘之吏爲措剋之術以奪其衣食生生之資而公  
卿大夫將相貴近之家泉穀之積金帛之多至不可勝數矣方且加  
之以厚祿益之以橫賜傾國帑而用不足則又斂憔悴之民破編戶

之產而取之其爲繼富不亦大乎烏在其周急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

臣竊以謂以顏子之賢而孔子所以賢之者乃在於簞食瓢飲之間  
何其細也是不然夫將以觀人之得道淺深與夫志之小大必於此  
乎觀之則得矣且孔子之門人其賢可以爲邦者唯顏子然以一簞  
之食一瓢之飲屢空於陋巷以人所不堪之憂而方不改其樂則其  
所養可知矣是其所以爲顏子者也能不墮穫於貧賤則能不充誠  
於富貴能不爲貧賤之所移則能不爲富貴之所淫此孔子之所謂  
儒而孟子謂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後可以任天下之重伊尹之耕於  
有莘也唯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擊焉千鈞弗視故能起而佐湯成有  
商之業傳說唯其樂道於版築之中故能起貧賤而佐高宗成中興  
之功何則其在已者重故不以富貴易其操也則其於爲國乎何有

若其戚戚於貧賤者是必汲汲於富貴者也出而仕鮮不為懷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祿寵利拘而可以禮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往有自銜自鬻圖利於其君之心故人君因以謂非我爵祿寵利則無所用其才而顯其身於是有驕士之心而待士之禮亦薄故樂道固窮豪傑之士亦自是而不至上下胥失也若顏子之樂道忘憂則雖簞瓢陋巷可以終身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屢歎也

進故事二

程北山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信也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祖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歲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史記齊世家威王初即位以來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昔曰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奔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鮮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臣觀齊魯方戰曹劌問何以戰而莊公答所以戰者不曰人卒之衆多甲兵之堅利將帥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獄之事卜之何其迂

也史稱齊威王起兵西擊趙衛因以強霸亦不曰勵兵秣馬陳師奮武而言誅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出師克敵如此此又何也豈非惠信乎于上下刑賞當於人心則人悅服人悅服則士氣振士氣振則赴功徇國忘軀衛上之心生矣如是則唯吾君之所欲為而已苟爲惠不足以及下誠不足以格神獄訟則失有罪及無辜而又姦諛苟媮者必蔽蒙而獲譽首公垂勇者以介特而見毀如是則群下莫不解體矣群下解體而有能敗敵人而成霸業者乎然則曹劌之問齊威之舉非迂闊也不然何以詩序周宣之中興必曰內修政事而後繼之以外攘夷狄乎夫政事不修於內而欲求攘夷狄之功蓋未之有也

唐書韓休傳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輟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聞猛虎在山則藜藿爲之不采古之爲國者其待以爲社稷之重不在於才智疏通之士而常在於忠春剛鯁之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憂國如飢渴喟然動衆心而爲人主之所嚴憚臣下之所欽畏允所謂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於公孫洪衛青以謂洪可說而下青可刺也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嚴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自宰相以下往往以伺候顏色承順上指爲能而上亦以是爲事君之體而責望其臣此是非可否犯顏逆耳之論所以不日陳於前而以軟熟發諛者爲可喜剛勁朴直者爲可憎也天下所以治常少而亂常多豈不在是歟若韓休可謂知事君之義矣而明皇宣使已瘠而肥天下蓋不

唯容之又每屈身從其諫此開元之治所以幾於太平也使明皇常如是則豈有天寶之亂乎程公輔曰致道不致于坤輿轉帆命於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論今始致規蓋未嘗有所觀望畏避

進故事杜牧自治之論

汪文定公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悉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闕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果不果自治是助虜為電環土二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執其末則雖千萬言訖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為之

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子而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脩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新安州學講義

錢融堂

時鄉邦晚學愚陋無堪蚤暮就就惟恐上負師友之訓茲蒙知郡  
著作都官親屈高軒辱臨寓館俾登講席誦其所聞而又重之以  
書詞寵之以禮幣知縣教授且復將命垂諭詩誥控辭再三卒不  
獲請噴學絕道喪人欲橫奔真知教化之先務為風俗大體慮者  
鮮矣知郡此日所為輕身以先匹夫者果為何事為人非木石孰  
不為之感動雖然論學先論志天下之事未有無志而成者養叔  
之射庖丁之牛郢之於斤秋之於弈庖廩之於蠅與夫鍾王之於  
書吳道子之於畫雖一藝之微皆定於所志習之終身不厭而後  
造其極况吾聖人之所謂學乎是故為學當以聖人為的學聖人  
當以聞道為的三代而下或志於縱橫或志於刑名或志於富強  
或志於虛無異端邪說紛紛千流萬派而卒為名教之罪人若曰  
者非無志也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志非所志也志乎志乎豈或中  
挾量作計外境者所可萬分一乎有所嗜好即不足以言志有所

較重即不足以言志有所拘隨有所貪戀即不足以言志有苟焉  
自如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自詭自欺之念不足以言志有剽輕浮  
動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藩籬物我之念不足以言志無深固不拔  
弗得弗措之見而有營求卜度揣摩較計之念不足以言志或墮  
落於貧賤或充誑於富貴或回撓於憂患變故或變亂於生死禍  
福皆不足以言志孔子聖人也自常情言之曰天縱曰生知宜若  
迥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及觀其所自叙二十而立矣不至於惑  
不止也四十不惑矣不至於知天命不止也五十知天命矣不志  
於耳順不止也六十耳順矣不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止也然  
沿流而溯其源所以首途發軔不過曰吾十有五志于學而已大  
哉志乎雖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由此而始况學聖人者乎  
是故學聖人以聞道為的聞道以立志為先此志一立金石可化  
水火可蹈况天爵良貴我所自有全體渾然匪由外鑠而有不可

得者乎世之人富貴利達一切難必之事往往決志求之書夜憂  
勞莫知所止至於此事不煩措畫不費經營一念之回八通四闢  
出險阻而由大路脫荆棘而居廣居所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  
自得者乃或甘心暴棄而不知求亦惑矣孔門高弟獨顏氏子最  
善學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時不敏略明  
顏氏之學上答知郡之命而決定終身大志以發其端焉幸不鄙  
而肯教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  
以教之者不容於躡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  
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即仁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為意所動始

失其所以為仁為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為仁為習所移始失其所以  
為仁為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為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憤憤日  
用而不知皆已私為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  
改除夫所謂用力於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於克己而已如月  
之明雲翳之即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即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  
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已  
私有一毫已私即不足以為禮有一毫非禮即不足以為仁先聖於  
此不曰克己為仁而曰克己復禮為仁非於禮之外而有所謂仁  
也曰復禮為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即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為天地者  
此也轉而為陰陽者此也變而為四時者此也列而為鬼神者此也  
此即本心之妙即所謂仁也克己即復禮矣復禮即為仁矣夫以天  
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為之則  
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為過

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  
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  
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於外誘必亂於意見必動於  
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能惡習必不能掃除俵俵然中  
無定守而欲信人言為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以克己答顏淵  
之問遂斷斷曰為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  
使之彷徨四顧略無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已也一斷諸已直心  
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於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即求就  
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為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  
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寶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  
特接於目而後為視也暗室屋漏一念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  
目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於耳而後為聽也暗  
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即泯然

則聽無所蔽矣以至於言以至於動不特宣之於口只發之於事而後  
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  
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執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無所累則雖縱  
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  
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  
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  
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斛峯書院講義

程徽菴

斛峯李尚書戊辰冬寄所得龜山先生全集立軒黃大夫已巳夏  
初寄所刊新書院講義篇且有地遠不得屈云吾徽菴之悵快若庸  
因述所聞以酬盛心

道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于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卒故其德有

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欲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必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差置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莫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於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冲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闔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實通千古無頃刻之間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聞而知之知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功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功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於



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於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尚則其於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於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踈脫遺忘斯可矣其於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偽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於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於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必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於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

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教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脉乎小德之川流其於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於窮理也必將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於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已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已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

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康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行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詞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於第一等而未能篤實自有志於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於小成而能勇進於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

高其志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一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於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脉正須着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一等既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卽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卽此以平天下既知此道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趨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功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於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此所謂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喟然立辯名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況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

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抵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墨着全無欠缺且如說着誠則都在誠上說着仁則都在仁上說着忠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脉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陳定宇曰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物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見勤其文字頗絮煩然學問精到繁煩得好

程畏齋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

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踈易陵躡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看了則着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貴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忘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此字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為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虚心涵

冰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  
須是虚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  
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  
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却將聖賢言語夾湊他底意思其有不  
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已體察者朱子曰入  
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  
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  
克已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已復  
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已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自緊用  
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其麼精神其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  
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  
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  
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  
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檢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  
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  
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  
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  
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  
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  
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  
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  
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此子博文各

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為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為  
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  
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已體  
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已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  
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  
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為使朱  
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晦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  
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  
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  
豈其任承之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  
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為虛語  
精廬不為虛設顧不美歟

經義論

工執藝事以諫

程正惠公

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夫一物一事之微皆至理所寓不可  
以其微而忽之也惟聖人切於求言而廣於開諫平日之所資以講究  
切磨者雖近而求諸公卿之間遠而訪諸百執事之列猶以為未足故  
雖百工之賤技藝之末俾各以所見而進言於上誠以藝之至精則見  
之至妙而至理所通初無間於至微也胤征所謂工執藝事以諫之意  
夫守之以世謂之工而聖人之於天下固不以人廢言也蓋理有所見  
則其至卑者皆其至高心有所得則其至微者皆其至妙故良弓之子  
習於為箕良冶之子習於為裘彼其為之者非一日之故而傳之者非  
一手之力雖其至卑至微要不為無見無得也故夫天下之事有王公  
大人不能言之而卑藝末技能別之者烹鮮細事也而治國者取之植  
木細事也而牧民者得之誠以理本無間而至精者不苟也今夫資政  
治之得失於朝廷公卿之間搜四方之民隱於邦鄙百執事之遠彼言

責官守者非不能以有言也。矇瞽之微得以誦其上而小民之賤得以  
矢其咸彼士民之疏遠者亦非不能以有言也。而古之聖人必求之於  
百工之賤豈非工各有藝藝各有理而至理所在則治道之所資者邪  
吾觀伶州鳩之於景王而謂賈財罷民是樂工得以有言也。鑿和之於  
趙文子而論六氣五聲是醫工得以有言也。丹楹刻桷匠慶言於魯莊  
飲酒非時宰夫言於晉平凡是數者以匹夫而憂天下以末藝而關風  
俗得非工極於至精則理造於至妙不可忽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  
體葑菲且不可以下體棄人言其可以賤而棄之哉。當仲康之時羲和  
廢職而天戒莫察辰不集房而不先期以告瞽奏鼓齊天馳而猶罔聞  
之其罪不容誅矣。先王之時每歲謹孟春之始設適人之官使官師相  
規以興於上而百工之賤猶得執藝事以言其失蓋恐天威之來而省  
已修德之不逮也。吾觀堯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備一篇數百言而命  
羲和之說居其半誠以所職至大而所關至重不可慢也。而仲康之時

羲和之職廢弛若此其緘默不言之罪及有愧於古所謂百工之職胤  
侯安得不正典刑而征之哉。嗚呼世降愈下不惟羲和之職廢於仲康  
之時而後世所謂百工者其罪不可道矣。蓋後世之工違制越雅極其  
巧偽於藝事之末非惟無以箴上之缺遺而反有以滋其偽冕弁毀而  
錦繡御落管廢而盤盂用大韶大夏之器不陳而鄭衛繼作管磬祝敵  
之制不傳而篳篥迭奏大抵制為邪僻縱欲滋偽以啓人君之私而益  
其惑况敢望其執藝事以諫哉。吾於是深有感於上世之百工非後世  
藝事之得比而先王求言之廣為不可及也。夫傳好伯成云公也。無  
南宮四方學子一經師承其所  
得必粹其文必有體製可觀

聖人道出乎

荀子篇效篇如神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

方秋崖

聖人之為斯世也天而已矣。夫苟至於天則至神  
而無迹神則無方之可指○張至化而難名○字則無形之可名○天蓋

有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物物而不自物於物故凡天下之事變其參乎

吾前者千岐萬轍而未艾也其言變者觀之則期分殊而吾方與之交

戰於酬酢之境戰是而相應接於爭馳競逐之中是則吾心

亦擾擾矣擾擾是交與之爭馳競逐也以吾心之擾

後者語上文之心而應天下之無窮應天下無窮之事物則人者勝而天者微而

為乎化語老應主字是化字天下之事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

得物之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其理一語心法至一程子云理一分殊至於

一則所謂殊者化矣化應主字蓋道之所在一則真二則變一則純二則

雜雜用前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語老應主字荀子曰聖人道出乎一

一者何也便從起一元之氣渾渾淪淪磅礴於天地間先說天其滋而萌五

鴻滋紀蒙其萃而甲易解卦百果其生而息張橫渠云物之初其榮而悴

造物之功幾乎息矣無以應之使天而求以應之邪則物矣而非化迹

矣而非妙也求以應之則不能化心起士天下之理一而萬萬而一者

也周子通書是萬為一各正然則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應肩頭結故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靜而無動物也無

貫通混融意慮不作澄然其靜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四句形容嗚呼茲  
其所以為聖人之天乎應肩頭舜禹之精書大湯尹之一德謂吾天  
子之一貫論皆天也天字則凡不出於一者不足以言道反說道出  
謂則不足寂然非靜感通非動謂係一乾道之變化而已揚意所謂一  
者固自若也而或者膠膠擾擾與天下相馳於萬物之中相將役於物  
之不暇而道安在哉論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申韓以刑名而慘  
此一莊老以虛無而眇此一蘇秦張儀以縱橫而亂此一而天下始紛  
紛矣應原題紛紛字紛荀卿子其知道乎引本而君子猶不能無憾焉  
何也略形吾道之一說原字在易為元在書為極而在中庸則為誠以  
三句亦是一者誠而已矣謂子通書聖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謂子通書聖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所謂覺朱文公云此心之靈其覺於理則非所謂無意語子絕四母意  
則非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句出孔則非所謂無意語子絕四母意  
其其議論得之通

其其議論得之通  
言其注意本之西銘

### 聖王制御常道如何

許山屋

治外之道而律諸古儒者之意遠矣夫乍臣乍叛夷狄之常本不足為  
中國輕重也自昔聖人之所以處之者恃吾有一定之規於其來則薄  
其懲於其去則固其守於其慕義則姑惟以禮羈縻之操縱闔其權  
在我曷嘗舍是以為制御之道哉後世不知出此動有夷狄難制之憂  
而外求為控御之術倚戰者威或至於黷恃守者備或至於踈而屈已  
以為和者恩又失於藁在我者無常道往往隨時而為之遷就不知古  
人制御之道不如是也此班孟堅之替匈奴歷叙漢家制御之失深有  
感於聖王之常道也歟聖王制御常道如何請釋其說甚矣待夷狄之  
不可無常道也無常道而待夷狄則方其強也其其不吾撓必屈體以  
徇其欲逮其弱也幸其不吾敵必窮兵以快其忿至其當敵情去來靡  
定之時則又玩歲愒日藉口於備守之一說上之朝思夕惟下之獻謀



奏慮其所以爲控制駕御之策皆不出於斯三者而不知適所以爲自  
弊耳於國家乎何補然則夷狄不可得而制御之乎吁天下之事惟常  
者可以應變彼雖變詐不勝而吾惟以常待之則其去也吾得以釋然  
無後日之虞而其來也亦不能以得志於我制御之規隱然素具卒之  
國勢尊安夷變消弭何莫非常道之功用哉其視夫用威者徒逞於干  
戈相尋之際守備者求詳於邊境謹固之間和親者又不過金繒賂遺  
行李往來求之末後寧不大有間邪吾以是知聖王以不制制之乃所  
以爲深制以不御御之乃所以爲深御歟昔盛時太原薄伐盡境而還  
此來則禦之常也豈若後世禽獲獸獮劫掠之謂乎采薇遺戍止  
衛中國比去則備之常也豈若後世戈朽鉄鈍老師費財之謂乎裔夷  
君長執其實玉咸造以展觀禮館次處之國門之外此接之以禮之常  
也豈若後世唱之以子女玉帛要之以盟誓質約之謂乎乃知備禦綏  
懷之三者誠先王待夷狄一定之謀歷萬代而下不容易也奈何漢世

則不然蓋自高帝以來平城之衄未幾媿書之辱繼至含垢忍耻亦既  
太甚傳至文帝雖知積粟務農守邊備塞然斥堠望烽火將吏披甲胄  
悠悠歲月其可久乎至於孝武一不勝其忿則命將出師震威沙漠若  
是以雪前人之耻而士馬亡失海內虛耗竟何如哉逮夫清渭之朝屈  
膝龍首奉珍來賀宜思何道以待之而宣帝君臣方且待以殊禮客而  
不臣是何待夷狄之乖如此邪故終漢之世其備禦綏懷之道有失之  
矣宜乎孟堅有感於此其傳匈奴也既叙其約誓攻守之非宜而終則  
言來懲去備羈縻不絕爲聖王常道乃昔人之所常行而漢人終不復  
用寧不爲之深憾而重其思古之意歟雖然有首逆命急於徂征可也  
而伯益贊禹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淮夷既平晏然弛備可也而吉  
甫作歌且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西旅獻獒讀不必深拒可也而召公  
作誥必曰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不以區區夷狄強弱叛服爲輕重而每  
以修德爲言先王之所謂常道者毋乃在此而不在彼歟使孟堅而果

知此則推原古人待夷狄之道宜無大於此者矣何修析其言曾不出  
備禦綏懷之事而已哉劉琬所謂班固之言詳而未盡良有以歟此篇  
論會者解  
之作也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九

甲集

知此身相... 古人行莫... 之... 於... 有... 不...  
... 事... 已... 所... 之... 有... 以... 其...  
... 三...

新... 志... 三... 九

申... 集



